

香港中國筆會叢書
南遊記 何葆蘭著

南遊記

何葆蘭著

南遊記目錄

* 南遊記目錄 *

前語.....一

地上的一顆星.....三

一：人是在矛盾中生活的

二：人情瀾漫在水陸之間

三：到了另一個清新的世界

四：水是神仙風是鬼

五：彩色神奇的魚類

六：淡雅怡人的虎豹別墅

七：地上的一顆星

東方花園——檳城.....二三

寧靜的太平湖.....三七

山色湖光兩不閒.....四七

雙溪大年、吉打、大山腳.....六三

日軍藏寶的金龜島.....七三

怡保、三寶洞.....八五

古城馬六甲.....九七

吉隆坡——巴生.....一〇九

南遊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新一版

著作者：何

出版者：香港中國筆會

總經理：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107-115号

電話：H 275 932

印刷者：東南印務出版社

香港高士打道六十四号

電話：一 276 025

發行者：天翔出版社

二：「港」在高山頂上

月下看海龜生蛋……………一三五

哥打峇汝記趣……………一五一

聞見錄……………一五九

一：咖啡是滾水冲的

二：多種的名稱

三：倒在碟子裏喝

四：用手抓飯吃

五：禁吃豬肉的用意

六：不要太看重金錢

七：卓絕卓絕的精神

八：話六甲也有一件趣事

九：的語的笑話

一：作家的曲解成語

一一：宗教妨礙了通婚

一二：要連續七天的婚禮

一三：象徵虔誠的禁食節

一四：麥加朝聖、哈芝節

前語

時間過去，會回頭嗎？不！

永遠不會回頭，就永遠只有過去。

在過去的歷程中，每個人的情況不同；事物，環境，遭遇都不同。

過去，是好，是壞，不同的遭遇，都會留給人一種印象；模糊的，或是深刻的。

因為過去的歷程，留給人印象，所以人會懷舊，懷念過去的種種，而且要把懷念之情傾訴，向人述說過去。

今年是癸丑年，二十四年了，是己丑年，豐子愷老師來遊香港，畫了一個扇面給我們留念，扇面上畫着「諸色人等」多個，其中一個是腰掛長劍的軍人，題的詩是：「百姓厭干戈，三邊猶未和；將軍誇寶劍，功在殺人多！」豐先生畫的藝術卓越，詩的意義深長，可垂不朽，姑且不談；而他所提到的「誇寶劍」，就是一個人述說他的過去的例子。

人因爲懷舊，所以朋友聊天時要談過去的事，談自己的，也談別人的。

我們去過馬來半島，暢遊星馬，轉瞬間，已是十多年前的事，興之所至，曾記下一點遊踪，有的曾在「當代文藝」上發表。

在星馬的朋友，屢邀我們重遊，看到過我的遊記的，也曾問我怎不出版。

馬來半島給我的印象很好，在我過去的人生歷程中也佔了一段時間；過去了，不會回頭，只能懷念。十多年，人事可能變更至多，河山却必依舊，所以將這幾篇「南遊記」出版，只爲我自己留點紀念而已。

一九七三年一月

地上的一顆星

（一）人是在矛盾中生活的

我們南行，第一個到達的碼頭是星加坡。

當我們在船上，望到星加坡的時候，我的情緒有了波動，從同船旅客的臉上，看到他們的情緒也有了動盪，我忽然感到：

我們人，是在製造矛盾的。我們人，是在矛盾中生活的。

不是嗎？我們在香港。香港的地域是那麼小，居民是那麼多，車輛擠，行人逼，喧吵擾攘的聲響，永遠追逐着你，使你心煩意亂，生活緊張，促使你會想：如果有個恬靜的地方，過那清逸的生活，該是多麼舒服。

龐大的輪船，航行在茫茫海洋中，在船上的旅客，一定非常的悠閒。

就是因為這樣想，我們從香港出發，乘的是一艘英國郵船，名稱叫做廣州。

船上設備相當好，乘客可以下棋，可以玩牌，可以游泳，可以跳舞，可以看電影；可以閱覽書刊，可以書寫信件；或者喝杯咖啡養養神，或者躺在睡椅上晒一陣陽光，浴一陣海風，真夠舒暢。

乘船旅行，最是可取的，極目遠眺，只是茫茫，沒有邊，沒有際，使人胸度也會跟着遼濶。

雲層，像是靜，像是動，變化的奇幻，會使人醒悟人生。有時候，可以眺望到陸地近了，但過了一回，才可知道，那只是低垂的一片雲腳。

坐在船上，船好像靜止在海面，其實船是衝撞着海浪在前進。

坐在船上，時間不再有像火箭在衝刺的感覺，好比牛車緩步的安祥。

坐在船上，空間不會有圍逼你的狹窄的感覺，好比鵬鳥展翅翹海天的寬廣。

坐在船上，好像脫離了塵世，生活在另一個無爲的世界中。

從不相識的人，有時會互相點點頭，像是招呼久違的朋友，攀談一下。

雖然同是旅客，但從不同的地方來，也會到不同的地方去。
早晨到夜晚，夜晚過去了又是早晨。

船上的生活，初初定是新鮮有味，過着一天兩天，單調的感覺便會浮上你的腦海，接着是寂寞會搖撼你的心潮。

也許單調而冷靜的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長期過得的，心裏的矛盾在玩弄着人，所以許多旅客，過了一段海天渺茫的飄浮的時間，便會希望快些到達一處陸地。

遙望到星加坡的外貌時，同船的旅客，看來都激起了欣喜的神情。

人是在矛盾中生活的。我又想。

（二）人情瀾漫在水陸之間

時間與事物永遠在不停的變化，船緩緩地靠向碼頭。

本來是遙遙地望見擠排着的人形，慢慢地能分辨那個是男人，那個是女人；或是大人，或是孩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漸漸地，各人的容貌也能越來越清楚的分辨得出來。

船上的人望過去是如此，岸上的人望過來也會一樣。

碼頭上接客的人，仰望那靠在船舷的旅客，目光在旅客羣中搜索，搜索他要迎接的

親友。

船上的旅客，俯覽那碼頭上的人，目光也在人羣中搜索，搜索有沒有前來迎接他的親友。

船上有人在揮手，岸上有人在揮手，臉上都堆滿着興奮的笑意。

『儘管他們在揮手招呼，也許會有人認錯了對象哩！』我心裏想。

『因為情緒的激動，就算起先沒有看清楚，認錯對象，過一回兒就會認清楚的。』這是事實。

四天以前，在香港起程的情形，驀地映上我的腦幕。那時送別親友的人，有哭傷着臉默然的，有悽悽地不斷拭淚的。他們明知生離只是暫別，相隔或多或少的日子便會重晤重聚，但是理智鬥不過情感，眼淚會得奔放。我想，這就是人。

現在輪船泊岸，親友間不是離而是合，沒有哀感而只有歡忻，笑容爬在每個人的臉上。我想，這也就是人。

因此，使我感到特別高興的，就是：人還沒有晤面，還沒有握手言歡，一股溫暖的人情，已經瀰漫在水陸之間。

洋溢的人情，把船和岸連接在一起了。

（三）到了另一個清新的世界

當我們從香港起程之前，老丁和許先生連絡，他會到碼頭來接我們，爲我們識途之馬；所以當船向岸靠近時，我們的視線向人羣中往來尋覓。

我們並不担心許先生不來碼頭，因爲彼此都是信得過的人。許先生個子比較高的，該是方便看到。真的，我們望到他時，也許他已經先望見我們，已經在揮手，我們也揮手相應。

船靠了岸，要按好扶梯，才能讓人客上下。水手們似乎在爲難旅客，動作那麼緩慢。其實，我知道，並不是水手的有意延時，而是人客自己的心裏焦急。

可望而不可即，等待是令人焦急的。

我們從扶梯上擠着下來，到了碼頭，正高興的和許先生把唔時，一位高高個子，斯文英俊的先生走過來，望望我們，問老丁：『你是×××先生嗎？』

『啊！你是毛先生嗎？勞駕你來碼頭，真對不起。』老丁高興的迎過去和他握手，

並爲我們介紹。

原是不相識者，但老丁沒有問，立即稱他毛先生，那是因爲我們在香港的一位朋友，知道我們是初次到星加坡，人生地不熟，所以事先寫信給他的知交，這位毛先生，請他照顧我們的。我們本來打算到了旅館，才打電話給他，沒想到他竟熱忱的趕到碼頭來接我們，使我們一面高興，一面由衷地感謝他。

許先生告訴我們，爲我們預訂了星加坡酒店的房間，又約了好多位星加坡文教界寫作的的朋友，在京華酒樓相叙，因此我們和毛先生約定，他於次日下午駕車到酒店，載我們遊車河，然後晚飯。

離熱鬧的市區不遠，靜傲的躺在近郊，一幢並不時新，也並不古老的洋房，那就是星加坡酒店。

踏進星加坡酒店，那種建築的格式，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樓高，空曠，使我們看慣香港建築的人，覺得非常浪費，但是，却有一種空蕩的舒暢之感。

房間，有冷氣機衛生設備，看來將近三百平方呎那麼大，衣櫃沙發等，反而顯得疏落了。

許先生知道我們該休息一回，他說，等會兒來同我們去晚餐。

我們該休息，但是愉快的心情在搖拽，怎樣能安定得下來。

香港的擠逼，船上的孤寂，現在是一掃而空了，我好像到了另一個清新的世界。

（四）水是神仙風是鬼

豐富的酒席。

豐富的酒席，我們感謝他們的盛意，但是更高興的，却認識那麼多的新朋友。

新朋友，都是文教界的工作者，也都是志趣相投者。那位現任教職，那位在任教授，那位担任主筆，那位負責着一家報社，那位有什麼作品出版，那位在某報撰稿等，有的大名久仰，有的工作值得欽佩。許先生爲我們一一介紹。

雖然是新朋友，倒像好久沒見面的老朋友，流露着熱忱的友情，熱烈的一一握手。

『初次晤面的新朋友，怎能有這樣溫馨的友誼？』

『有什麼東西消除了我們之間的陌生？有什麼東西在融會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想着，想着……我想到：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文教界的園丁，我們都愛好真理，崇尚道義……』

老丁帶有一把紙扇，有冷氣的地方用不到紙扇，擱在桌上。

紙扇的扇面，往往一面是字，一面是畫。畫是誰畫的？字是誰寫的？一般人都喜歡展閱別人的紙扇，欣賞一下上面的字畫。

那把紙扇，一面是江南畫家吳子深先生的畫，一面卻不會有字。許先生看過後，並不徵求任何一位朋友的意見，爽快的就拿筆在空白的一面，題上了幾行字，便請大家簽名留念。大家也就傳遞着一個一個簽上大名，這真是值得永恆紀念之舉。

他們和老丁，相告，相詢，有問，有答，好像有談不完的話，絮絮不休。

而我，我也不寂寞，使我最高興的是那位郭大姐。

郭大姐性格爽朗，一見如故的和我話長話短，還以老南洋的身份，指導我這個「新客」。（久居南洋的華人、對初次到南洋的華人，稱做「新客」）告訴了我不少有關星馬的風俗習慣，還要我們注意日常生活，保持健康。

她問我在香港是不是天天沖涼？她說在南洋，沖涼是最重要的事，天天沖，一天沖兩次也很平常；而且，就是陰曆大年初一，也是照樣沖涼。因為在星馬，一年四季的氣

候差不多，沒什麼分別，以氣溫而言，可以說是長年如夏，以樹木花草的茂盛而言，真可以說是四季常春。

但是，她說，不能貪風涼任意吹風，要當心不要被風吹而着涼。

『水是神仙風是鬼？』她說這是南洋華人的俗語。

郭大姐那樣殷殷的指導，使我到達南洋後上了第一課。

郭大姐那時既教書，也替南洋商報等寫社論。後來冰瑩姊伉儷南來後，才知道，原來她們是老朋友，因為從前在北平，冰瑩姐在師大，郭大姐在燕大，離燕大後留學英國。而她在北平時有個花名叫做「小鴿子」。人到中年，她還是純樸，活潑，熱忱，和易，爽朗，俐落，嬌小，符合她的花名。

這次晚餐，真痛快，他們比血還濃厚的溫情盛意，使我們永遠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彩色神奇的魚類

我自知見聞不廣，畜養飛禽走獸的動物園，雖在好多地方見過；但是畜養生活在水裏的魚類的水族館，確是在星加坡第一次見到。

朋友相告，星加坡的水族館是不錯的，設備完善，魚類很多，規模之大，堪稱東南亞第一，值得欣賞。即使因為在星逗留的時間不多，也該去「走馬看花」一番。

他還說，那深水魚類所需要的水，還得特地到深海處去取來應用，否則不能使那習慣在深水裏成長的魚類長久生存。

真不真，我不管；因為朋友是說得那麼認真，純粹是好意。

這樣的水族館，當然應該去見識一下。問題倒是，我們是「新客」，一切要仰仗朋友的幫忙，朋友是那麼熱忱，我們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

朋友既化時間，又要化錢，買了門券，還要引導我們參觀。

對於魚類，除了日常當作食品，或者報刊上可以不時見到的以外，我簡直不夠常識。什麼魚，什麼魚，雖有牌子標明，扼要介紹，但是因為我以前不知道，看的時候，覺得那些名稱很新穎，或是很別緻，可是過後，沒法子把它記住。

只是，那小條的魚，那大型的魚，頭大的，頭小的，巨口的，尖咀的，細長的，短腫的，高鰭的，長尾的，形狀之多，真堪嘆為觀止。

它們，有的停身而在呼吸，有的突然的竄游；有的輕飄上浮，有的滯重下沉；有的

豎直身子而嘴露水面張合，有的搖尾俯衝似在尋覓什麼；有的悠閑的擺尾漫游，有的在石隙裏穿來穿去。我一處一處的順着路綫看過去，雖然時間在不斷催促，只能匆促的一瞥，却不願漏走一處。因爲這次的欣賞，實在新奇有趣。

我不知魚之樂，魚亦不知我之樂也。

另一種特別引我注意的，是那魚身上的神奇色彩。那色彩，或在皮，或在鱗，或在頭、尾、鰭、背等某一部份，有不同的條紋，窄的濶的，曲的直的，間隔的，混雜的，點點的，斑斑的，規律的，怪格的，真是多姿多彩；而是紅，是綠，是白，是黑，紫不紫，橙不橙，青不青，藍不藍，我實在無法名其色。

這無法形容的色彩，我想任何一個藝術家也不克想像，不能描繪得出來。

從那奪目的色彩，玄妙的色彩，更使我想到女人的衣料，花花綠綠，式樣繁多，然而要和那些魚身上的圖像與彩色比較，還差得很遠。

一向女人衣料的花色紛繁，是不是那些設計家因爲觀察魚身的形象與色彩，從而得到靈感的緣故嗎？

我相信，一個衣料花式的設計家，如果能精密的觀察魚身上複雜色彩，他一定可以

得到啓示，而使今後的設計，更多姿多彩，更美妙眩目。

然而，我敢斷定，那種彩色是造物的神奇，人們是永遠不可能學到這水準的。

不能化費太多的時間，我實在有些依戀不捨，跨出大門口時，我還是屢次的回頭。

（六）淡雅怡人的虎豹別墅

讀李去非的洛陽名園記，可以想像到我國古代的富貴中人，他們所享受的亭台樓閣的園圍之勝。

讀白居易的太湖石記，可知亭台樓閣之外，還有匠心獨造的「假山」這類藝術化的建築。

讀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桃李園裏建築得如何如何，他沒有敘述出來，但從結句「罰以金谷酒數」中，引出了石崇當年的金谷園，也使人聯想到綠珠墮樓殉情的韻事。

『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這是太白的詩句。